



#1



#2

## 辙痕犹记荆棘路

### ——一个青年艺术史翻译者的苦与乐

Look Back the Arduous Road:

The Pleasures and Pains of a Young Art History Translator

诸葛沂 Zhuge Yi

“要治西学，就从翻译开始；要治国学，就从点校开始。舍此别无他途。纵有他途，也难于达到一流水准。”

这是沈语冰老师2011年1月12日午夜发给我的邮件中，让我至今难忘、铭刻在心的话。当时，我正因翻译当代英美艺术史大家T·J·克拉克（T.J. Clark）的名著《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而陷入焦虑抑郁、心灰意冷的境地，竟然萌生了退缩、逃避的心理。沈语冰老师的这封信，像是一剂抗生素，逼退自暴自弃的病毒，又像一支兴奋剂，使我重新燃起了翻译研究西方艺术史的信心和热情。

这里，我并不想过多地论及艺术史翻译中的技巧，因为在上一期里，各位译者已就此发表了许多心得体会和技术经验，他们说得真实详细，读来让我受益非浅；我也不想在这里大倒苦水，写一篇主题是学术翻译的“伤痕文学”作品。惟愿通过回首来时路，细数苦与乐，来说明翻译在我的学习经历，

特别是我个人成长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

实际上，在接到翻译《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的任务之前，我已经在翻译另一本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著作——《现代艺术：1851-1929》。这是“牛津艺术史”丛书的一本，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可以说是一本较通俗的入门读物。也是拙著《尤利西斯的影像世界》的出版社嘱托的翻译任务。现在看来，对于英语底子并不十分扎实的我而言，同时进行两本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工作，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更何况，这是两本不仅在内容背景上大相径庭，在语言风格上判若霄壤，在地位份量上也轻重立显的著作。

《现代艺术：1851-1929》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按时序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进行的概括介绍，只需要一定的现代艺术史知识和一般的英语水平，便基本可以胜任了；作为现代艺术史方向的研究生，之前又有西方文学史的研究背景，我译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但是《现代生活的画像》就不一样了。在这本书中，克拉克对马奈等人的四

写到对马奈《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的分析时，第一章已经过去了整整60页，其中关于奥斯曼改造工程便写了几十页，凡是称得上某种“社会”要素的东西，克拉克统统都写，具体来说涉及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民用工程学、军事工程学、城市规划、市政管理、新闻出版、经济史、政治史、城市史、档案学，等。

1. 阴天里的阿让特伊的铁路桥 莫奈 1876
2. 蛙塘 雷诺阿 1869

幅画作进行了冗长繁复的分析，其宗旨，是将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与当时法国的社会状况进行联接（articulate），它们之间既不是类比关系，也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前景与背景、整体与局部的覆盖、互动关系。所以，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中，克拉克论述的马奈等人的作品并不多，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社会环境。比如，开始写到对马奈《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的分析时，第一章已经过去了整整60页，其中关于奥斯曼改造工程便写了几十页，凡是称得上某种“社会”要素的东西，克拉克统统都写，具体来说涉及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民用工程学、军事工程学、城市规划、市政管理、新闻出版、经济史、政治史、城市史、档案学，等。这样一比较，难度就高下立判了！难以想象，克拉克为了这一课题，得查阅多少资料？真可谓发篋摊书，左右采获！难怪在印象派研究领域，此书地位如此之高。只是对于译者来讲，这也增加了实实在在的难度。有些知识性的内容尚可补救，可书中，特别是导论里的大量哲学和社会学语汇，以及思辨性话语，让我如坠五里雾中，不辨东西。再加上当时心态浮躁，只得勉强从事，最后也是草草交差。结果遭到了沈语冰老师

的严厉批评。究其原因，除了态度不够端正，缺少反复琢磨的耐性外，还说明当时我的理论功底不厚，艺术史专业知识尚有欠缺，英语水平有待提高，遇到了非通史类的学术著作，尤其像T·J·克拉克那样的高难度著作，就容易出差错了。

此外，《现代艺术：1851-1929》因为内容浅显，语言大多比较直白，句法也较简单，这也从侧面说明其通史性质，并不是一本艰涩的专题研究著作。而克拉克的语言则不一样，他既是一位艺术史家，也是一位诗人，语言才华非凡，落笔常有言下之意，有时伏脉千里，有时一语双关，有时点到为止，有时笔底波澜。如果没有潜心治学的心态，在没有读通、熟稔全文意思的情况下，便冒然译之，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既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更对不起自己。幸好沈语冰老师不辞辛劳校对重译，又一一指出我的错误，才让我如醍醐灌顶，端正了翻译应有的严谨态度，也让我懂得了治学应有的实事求是作风。其中教训，可谓沉痛而深刻，总之，它已成为我学术成长道路上最难于忘怀的一刻。

现在再找出当时沈语冰老师发给我的校对来看，我仍觉得万分惭愧，赧羞汗颜！他不仅细致地校对，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几乎

重译了这本书。除此之外，他又严肃认真地指出了我在翻译中的错误，分析了犯错的原因，还不断鼓励我的信心，解除我的疑惑。使我明白翻译几乎是一桩科学之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从最初的难堪和抗拒，到慢慢接受批评（虽然这非常痛苦），到最后心悦诚服。我所学到的，远不止是翻译的技术，还有对待治学的科学精神。我所经历的，也远不止是做学问的道理，更是一种内心的成长！其刻骨铭心处，诚非言语所能表达。眼下只举几例，以窥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The book is about the hold of that set of representations called “modernity” on painters who chose to take them up—certainly including Manet.

我的原译：这本书讲述的是画家们如何将“现代性”作为创作方向——这其中当然包括马奈。

沈老师的译文：这本书讲述的是被称为“现代性”的那一套再现方法是如何掌控那些选择试用这类方法的画家们的——当然包括马奈。

沈老师的分析：这个句子的关键是hold这个词，the hold of A on B，A对于B的掌控。That set of representations，那一



1. 通往卡普辛斯的林荫大道 莫奈 1873  
2. 蒙马特林荫大道 毕沙罗 1897

套再现方法。Called “modernity”，被称为“现代性”。the hold of that set of representations called “modernity” on painters, 被称为“现代性”的那一套再现方法对画家们的掌控。who chose to take them up, 那些选择采用这套方式的画家。其中them指代representations, 再现（方法）。

I think we still barely have come to terms with the appeal and capaciousnes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in

question.

我的原译：我想，关于上述提到的创作要求和广度，我们仍就未能达成完全一致。

沈老师的重译：我认为我们尚未正视过上面所说的再现方法的魅力与容量。

沈老师的分析：come to terms with有  
两种意思。从上下文看来，这个句子并不是说人们要就那套被称为“现代性”的再现方法达成一致意见，而是说，人们几乎还没有正视过这些方法。

But even with these provisos, I

我渐渐地领悟到，作为一个译者，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文义、理解作者思想和感情，而不是罔顾其他，直接誉译，正如西塞罗在谈到他对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翻译时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并不像一个解释者那样翻译它们，我让自己也成为演说者，以此保持相同的理念和形式，或者保持着所谓的‘思想的图形’，但是，是用符合我们用法的语言来保持的。”



know my defense of painting will cut no ice with much of the present-day Left academy, where a ‘lite’ hostility to art—combined with a lite-er enthusiasm for theory—rules.

我的原译：但我知道即使是有这些附带条件，我对绘画艺术的观点，对当今的左翼学院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对美术规则有着“些微”的敌意，以及对理论更为轻微的热情。

沈老师的重译：不过，即使有这些附带条件，我也知道我对绘画的这样一种辩护，对今天的左翼学院派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在这个领域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对艺术的“些微”敌意，以及对理论“更些微”的热情。

沈老师的分析：where……后面的整个从句里，rules是谓词，意思是“统治”或“起主导作用”，而不是名词“规则”。从上下文看，这里克拉克造出来的lite-er一词，应该是某种反讽，这“更些微”其实是更大的意思。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沈语冰老师就这样以身示范，谆谆教诲，一步步地将我领进艺术史翻译与学术研

究之门，一点点鞭策我这个曾经心浮气躁、粗心鲁莽的学生。坦白地讲，在他的指导下合作翻译《现代生活的画像》的四年历程，不说脱胎换骨，我也至少是经历了某种悄无声息的历练，这种人生历练，完全不亚于轰轰烈烈的行动。

最终，经过沈老师的艰辛重译，经过至少8次校对、勘误和打磨，经过徐建老师的再度校译，再经过责编郑晓女士的辛苦编辑，《现代生活的画像》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当样书拿到手中的时候，兴奋吗？有那么一点。但更多的是害怕，害怕仍有错误，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年，此书的第二次印刷已经出版，个别翻译方面的瑕疵和排版方面的错误得以订正，插图的质量也提高了不少。令人欣慰的是，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学界的重视，2014年获得第八届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类出版物提名奖，与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元画全集》并列参选最高奖。

由于我提前接触了T.J.克拉克的书，参与翻译了其重要著作，我得以径直走进他的学术思想的世界，无缝对接地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最终，我的研究报告《否定与隐喻：T.J.克拉克艺术社会史研究》获得了“浙江大学第二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以此为基础的博士论文也

得到了学界专家的高度好评。

现在，我正在翻译美国著名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迪夫·希基的名著《神龙：当代艺术语境中的美学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之后，我养成了反复读——读懂——初译——攻坚克难——校译——再校——三校……的翻译习惯和工作步骤。这其中，首要的便是要真正读懂，领会。我渐渐地领悟到，作为一个译者，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文义、理解作者思想和感情，而不是罔顾其他，直接誉译，正如西塞罗在谈到他对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翻译时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并不像一个解释者那样翻译它们，我让自己也成为演说者，以此保持相同的理念和形式，或者保持着所谓的‘思想的图形’，但是，是用符合我们用法的语言来保持的。”